

PHAEDO 菲文多

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杨 绅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或《谈灵魂》：伦理性的〕

杨 绛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斐多：柏拉图对话录之一 / (古希腊) 柏拉图著；杨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4

ISBN 7-205-04768-4

I . 斐… II . ①柏…②杨… III . ①苏格拉底（前约 470~前 399）－哲学思想②苏格拉底（前约 470~前 399）－生平事迹 IV . B502.231

中国版式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161 号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市第三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60 千字 印张：3½ 插页：6
印数：1—10000 册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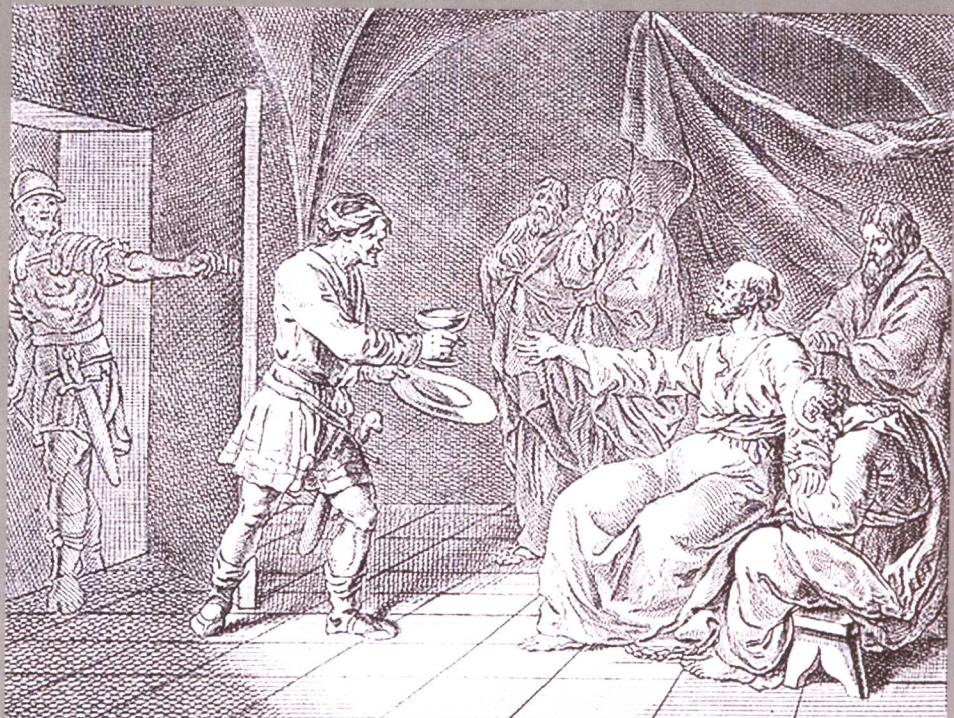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李英健 丁建新
封面设计：吴光前

责任校对：安丽君
版式设计：王珏菲

定价：10.80 元



(法)雅克·路易·大卫《苏格拉底之死》(1787)



苏格拉底之死



柏拉图(前428或427~前348或347)



苏格拉底(前约470~前399)

杨绛先生译柏拉图《斐多》

序 言

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描绘的是哲人苏格拉底就义的当日，与其门徒就正义和不朽的讨论，以及饮鸩致死的过程。在西方文化中，论影响的深远，几乎没有另一本著作能与《斐多》相比。因信念而选择死亡，历史上这是第一宗。

苏格拉底生在动荡的时代。伯罗奔尼撒的战事，令现存的价值观受到了怀疑。从业石匠的苏格拉底，在雅典的市集内牵引市民参与讨论：什么才是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他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方法，后世称之为“接生法”：苏格拉底并不作长篇大论，而是提出问题，往返之间，令对手渐渐自缚于矛盾，而从困境中获得新见地。他于公元前 399 年在雅典受控被判死刑。从柏拉图另一对话录《辩护》中，我们得知他的罪名是误导青年、颠倒是非黑白，以及否定希腊传统神祇的存在。事实上，恐怕嫉妒和毁谤，才是他被控的主因。

苏格拉底本人不曾留下文献。我们可以想知，柏拉图对话录中苏格拉底所说的话，不尽出于其口，其

中有不少应是柏拉图借老师的口说话。《共和国》内最脍炙人口的意念论，即是其中一例。苏格拉底的风韵神态令门徒心仪，倒是显然易见的。而这种风韵和他的相貌无关，纯粹是心灵的外发力量。从另一对话录《酒会》中可以得知，他又胖又矮、相貌奇丑、酒量惊人、充满反讽，而非常能言善辩。

在《斐多》中，苏格拉底予人的印象最为活泼而深刻。如果他要苟且偷生，大可以逃往其他城邦，或答应从此保持缄默，不再在雅典街头与人论道。但他不肯背叛他的信念。即在今日，他在就义前从容不惧，与门徒侃侃论道的情景，仍然令人惊叹向往。

在《斐多》中，苏格拉底一再呼唤他内在的“灵祇”，指引他正直的途径。我们可以说，在西方文化史上，苏格拉底第一个发现了个人良知。对他来说，这个内在的声音并不囿于个人，而指向一个更高的层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哲学既是对智慧和正义的热爱，也就是团结人类社群和宇宙的义理定律。由此观之，哲学是幸福快乐不会枯竭的泉源，因此能战胜死亡。

苏格拉底的审判和他最后时刻的描述，至今天还是西方伦理学的基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中，自然有不同的传统，但与西方文化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不论在西方或中国，我们都应该感谢杨绛先生把《斐多》译成了中文。推动中西思想和意念的汇合和交

2006.6. P

流，《斐多》实在是一本最适当的经典著作。

德国莫宜佳（博士、教授）敬序

史仲仁译

译者前言

我这篇翻译根据《勒布经典丛书版》(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柏拉图对话集》原文与英译文对照本(英国伦敦1953年版)第一册193—403页《斐多》篇英语译文转译。英文译者是法乎勒(Harold North Fowler)。

我的参考书有以下几种：

《哈佛经典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收藏家版本(Collector's Edition)美国格洛列企业公司(GROLIER Enterprises Corp.)1980年版柏拉图对话选的《斐多》英语译文。译者纠微特(Benjamin Jowett)；

《柏拉图的〈斐多篇〉》(The PHAEDO OF PLATO)，附有序言并注解，盖德(W. D. Geddes)编，伦敦及爱丁堡1863年版；

《柏拉图的〈斐多〉》(PLATO'S PHAEDO)，附有评注分析，瓦格纳(William Wagner)编，克来门(Willard K. Clement)修订，波士顿1894年版；

《柏拉图〈斐多篇〉》(The PHAEDO OF PLATO)，附有序言及注解，威廉逊(Harold Williamson)

编，伦敦麦克密伦出版公司 1924 年版。

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本篇对话是苏格拉底 (Socrates) 服刑那天，在雅典 (Athens) 监狱里和一伙朋友的谈话；谈的是生与死的问题，主要谈灵魂。全部对话都是参加谈话的斐多向伊奇 (Echecrates) 讲述的。讲述的地点在弗里乌斯 (Phlius)，因为伊奇是那个地方的人。

注解是我为读者加的。

在场人物

伊奇 (Echecrates)

斐多

阿波 (Apollodorus)

苏格拉底 (Socrates)

齐贝 (Cebes)

西米 (Simmias)

克里 (Crito)

监狱的监守人 (原译称为“十一名裁判官的仆从”，中译简称“监守”。)

伊奇 斐多啊，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服毒那天，你和他在一起吗？还是说，那天的事是你听别人讲的？

斐多 我和他一起在监狱里，伊奇。

伊奇 那么我问你，他临死说了些什么话？他是怎么死的？我很想听听。因为近来弗里乌斯(Phlius)人一个都不到雅典去了，弗里乌斯也好久没外地人来。那天的事没人讲得清楚，只说他喝了毒药死了。所以我们对详细情况没法儿知道了。

斐多 你连审判都没听说过？审判怎么进行的也没听说过？

伊奇 听说过。有人讲了。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已经判处了死刑，还迟迟没有处死。斐多，这是什么缘故呀？

斐多 伊奇，这是偶然。雅典人送往得洛斯(Delos)^①的船，恰好在他受审的头天“船尾加冕”^②。

① 得洛斯是希腊的一个小岛，相传是太阳神阿波罗(Apollo)出生地，岛上有阿波罗神庙。

② 送往阿波罗神庙的船，启程前举行这个典礼。

伊奇 什么船呀？

斐多 据雅典人传说，从前梯修斯（Theseus）^① 等一伙十四个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去的时候，就乘的这条船。他救了自己，也救了同伙的性命。据这个传说，当时雅典人对阿波罗发誓许愿，假如这伙童男女能保得性命，雅典人年年要派送使者到得洛斯去朝圣。从那个时期直到今天，他们年年去朝圣。按雅典的法律，出使得洛斯的船往返期间，城里该是圣洁的，不得处决死囚。这段时期有时很长，因为船会碰到逆风。阿波罗的祭司为船尾加冕，就是出使的船启程了。我不是说吗，那只船是苏格拉底受审的前一天加冕的，所以苏格拉底判了死刑以后，在监狱里还待了很久才处死。

伊奇 斐多，他临死是怎么个样儿？说了些什么话？干了些什么事？哪几个朋友和他在一起？监狱的监管人让他的朋友们进监狱吗？还是他孤单独单地死了？

斐多 不孤单，有几个朋友和他在一起，好几个呢。

伊奇 你要是不太忙，请把当时的情况给我讲讲，讲得越仔细越好。

① 梯修斯是传奇里的英雄。相传克里特（Crete）岛上有个吃人的牛头怪（Minotaur），雅典每年进贡童男童女各七名供牛头怪食用。梯修斯自愿充当一名进贡的童男。他杀了牛头怪，救了同伙。

斐多 我这会儿没事，我会尽量仔仔细细地讲给你听。因为，不论是我自己讲苏格拉底，或是听别人讲，借此能想起他，总是我莫大的快乐。

伊奇 好啊，斐多，我的心思正和你的一样，希望你尽量仔仔细细地讲。

斐多 我呀，陪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感情很特殊。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要死了，我心里准是悲伤的，可是我并不。因为瞧他的气度，听他的说话，他是毫无畏惧、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所以我想，他即使是到亡灵居住的那边去，一路上也会有天神呵护；假如那种地方也有谁会觉得好，那么他到了那里，他的境遇一定是好蹬。就为这个缘故，我并不像到了丧事场合、自然而然地满怀悲悯，我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我也并不能感到往常听他谈论哲学的快乐，而我们那天却是在谈论哲学。我的心情非常奇怪。我想到苏格拉底一会儿就要死了，我感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喜交集。当时我们在场的一伙人心情都很相像。我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尤其是阿波——你认识他，也知道他的性格。

伊奇 我当然知道。

斐多 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也和别人一样，都很激动。

伊奇 菲多，当时有哪些人在场？^①

斐多 有几个雅典本地人。阿波之外，有克里和他的儿子以及贺莫（Hermogenes）、艾匹（Epiganes）、依思（Aeschines）和安悌（Antisthenes）。皮阿尼亞（Paeania）区的泽西（Ctesippus）也在，还有梅内（Menexenus）和另外几个雅典人。不过柏拉图（Plato）没在，我想他是病了。

伊奇 有外地人吗？

斐多 有底比斯（Thebes）人西米（Simmi-as）、齐贝（Cebes）和斐东（Phaedonides）；麦加拉（Megara）的尤克（Euclides）和忒松（Terpsion）。

伊奇 嘿？阿里（Aristippus）和克琉（Cleombrotus）没在那儿？

斐多 他们没在。听说他们俩当时在爱琴岛（Aegina）。

伊奇 还有别人吗？

斐多 我想差不多全了。

伊奇 好吧，你们谈论些什么呢？

斐多 我且给你从头讲起。我和他们一伙前些日子就经常去看望苏格拉底。监狱附近就是他受审的法庭。天一亮我们就在那儿聚会。监狱开门是不早的。我们说着话儿等开门。门开了我们就进监狱去看

① 他们提到的在场者，多半是后世知名的知识分子。

苏格拉底，大半天的时光都和他在一起。末后那天的早晨，我们集合得特早，因为前一天黄昏，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听说开往得洛斯的船回来了。所以我们约定大清早就到老地方去会合。我们到了监狱，往常应门的监守出来拦住我们，叫我们等等，等他来叫我们。他说，“因为这时候那十一位裁判官正为苏格拉底卸下锁链，并指示今天怎么处他死刑。”过了一会，监守回来叫我们进去。我们进了监狱，看见苏格拉底刚脱掉锁链。任娣（Xanthippe）^①，你知道她的，她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抱着他的小儿子。她见了我们，就像女人惯常的那样，哭喊着说：“啊，苏格拉底，这是你和你朋友们交谈的末一遭了呀！”苏格拉底看了克里一眼说：“克里，叫人来送她回家。”她捶胸哭喊着给克里家的几个佣人送走了。苏格拉底从他的卧铺上坐起来，拳起一条腿，用手抚摩着，一面说：“我的朋友啊，我们所谓愉快，真是件怪东西！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看上来，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谁也不会同时候和这两个一起相逢的。可是谁要是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就势必碰到那一个。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我想啊，假如伊索（Aesop）^② 想到了这一

① 任娣，苏格拉底之妻。

② 伊索，公元前约 6 世纪的寓言作家。